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秦州見勑目（勑一作除）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大雅何寥闊（寥闊言阻遠也）斯人尚典刑（薛畢二子皆大雅之君子可為國家之典刑矣詩大雅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日（謂同日迁官也魯訔云声恐當作陞）諸生困一經（甫自謂也）文章開突奥（突烏弔切突奥言二子之文章深邃也荀子突奥之内突字正作窔尔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突釋文音要）遷擢潤朝廷（今蒙迁擢故能潤色朝廷也）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聽讀平声聆也）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晉阮籍母終能為青白眼嵇康來弔乃見青眼）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盈（歲一作辛）栖遑分半菽（項籍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浩

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 甫與二子有舊好雖今貴賤相邈必能青眼耆舊不相忘非若俗態之相猜忌也 妖氛忽杳冥 指祿山亂也 獨慚投漢閣 甫自得罪自比揚雄也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俱議哭秦庭 言二子既與甫遂當留議拒朝廷之難也左氏定公四年傳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還蜀秪無補 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故鄉甫以故鄉為賦嘆傷喪亂獲歸還復何益哉 囚梁亦固扃 鄒陽從梁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疾之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甫雖謫華州亦能固守如君子固窮非若小人窮斯濫矣 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言胡兵亂華也 帝力收三統 謂肅宗收復京師也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言天地人皆歸之也 天威總四溟 謂總有四海也 舊都俄望幸 長安舊都望車駕之還也 清廟肅惟馨 再建宗廟以行禋祀之禮也書明德惟馨 雜種雖高壘 雜一作雜 言祿山連結吐蕃入寇高其壘壁以自固也 長驅甚建瓴 建居偃切瓴盧經切王師長驅而來其勢甚順如建瓴水也漢高帝紀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焚香淑景殿 言其初復也長安志殿在西內絲綵院西 漲水望雲亭 言以水沉掃也 長安志亭在西

內景福臺之西法駕初還日暮八今君會星宮臣仍點染宮臣謂諸
掾爲東宮司議郎以點染爲文字也柱史正乘令丁柱史謂畢曜爲監察御史以介獨自立也漢官儀侍御史周官
爲柱下史冠法冠官忝趨棲鳳含元殿西南有棲鳳閣朝迴歎聚螢歎一作欲南自
以官忝拾遺居于鳳闕奈何貧而歎聚螢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以照書桓溫在荆州辟爲從事喚人看騕褭
騕褭良馬也今喚人自售言不遇也不嫁惜娉婷娉普丁切婷唐丁切娉婷美皃也今不能嫁故嘆惜之此
皆甬以良馬美女自喻不見用於世也張易之出塞行騕褭青綠駢娉婷紅粉粧掘劍知埋獄此言薛畢之除
授近官乃豐城之劍初埋於獄甚而爲雷煥發掘也晉張華傳初斗牛間嘗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張華即以
煥爲豐城令掘獄基得劍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双提刀見發硎硎音刑砥石也此言薛畢之遇事斷裁如庖丁
解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侏
儒應共飽言薛畢祿斷進與侏儒共飽也侏儒短人也東方朔傳上令待詔公車奉祿將未得省見又之朔紿侏儒曰上
以若曹无益於縣官欲尽殺若曹侏儒大恐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号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朔言上欲尽誅
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

溺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相得親近漁父忌偏醒公自比漁父之放逐以逼父忌其獨醒也屈原漁父章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令放為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今在秦州而憶長安也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羽書還似急羽書謂羽檄也以木簡為之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其速疾也烽火未全停李峰以報警急未全停尚有餘烽也師老貧殘寇師以防邊日久而老也戎生及近坰坰古螢切林外也老子四十六章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爾雅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余謂玉言溫也燭言明也誰定握青萍握一作許青萍劍名言誰握青萍之劍以定天下變理均調使四氣和叶薫為太平實有賴於辟畢二子也陳孔璋答東阿王牋君侯秉青萍干將之器拂劍无声應機立斷隴俗輕鸚鵡鸚鵡能言鳥也隴右所出公自况客於關隴為時人所賤也原情類鶺鴒鶺鴒水鳥也首尾動搖相應今在高原甫自喻其失所也尚賴辭畢二子如兄弟之急難以相救恤也詩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言仰取法於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時患瘧病。○按唐書高適太子詹事出刺彭蜀二州岑文本曾孫右補闕坐左遷岑有虢州衙郡還詩曰郡中叨佐理頭白慚折腰郡齋詩曰幸曾趨丹墀數載侍黃屋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甫此詩作於乾元二年後八年當大曆二年甫下峽至雲安參時爲嘉州牧甫有詩曰不見故人十年餘又按地志乾元二年嘉州昇都督府參爲尚書郎嘉州牧詩曰諸侯非弃擲半刺已翱翔諸侯指適半刺指參與參詩互見也

故人何寂寞（故一作古）今我獨淒凉老去才雖盡（晉江淹嘗夢還筆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爲之才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謂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而不忘也）海內知名士（詞客名士皆指高岑也）雲端各異方（異方謂高屬蜀虢屬山南也枚乘樂府詩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高岑殊緩步（謂迂擺不驟也）沈鮑得同行（同一作周謂高岑可與沈約鮑照齊驅也）意惬關飛動（飛動謂鳥獸昆蟲也沈佺期祭李侍郎文思含飛動才冠卿雲）篇終接混茫（混茫謂天地也言高岑之詞章該貫天地及万物也）舉天悲

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畫可傷（富謂富嘉謨駱謂駱賓王盧謂盧照隣王謂王勃皆昔文章之伯而不容於世故當時為之悲惜以言乎高岑二子亦以文士而得官則比四子為得志矣）諸侯非棄擲（擲謂遺也刺史古之諸侯也）半刺已翱翔（謂岑也庾亮与郭遜書別駕与刺史同流王化於万里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也）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使疏吏切將命者言公在秦州欲寄書於二子也）男兒行處是（言无入而不自得也）客子鬭身強（一鬭依問公自謂也）羈旅推賢聖（公言孔孟尚羈旅奚獨我耶）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漢舊儀曰昔顓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兒於是歲終時儺以索室中驅疫鬼也蔡邕獨斷又云一居江水為疠鬼投集公過王倚詩云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正与比合三秋謂一在鄜一在華一在秦也）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此皆瘧之狀也）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靦他典切說文面見也楊氏歲死日着婦人衣以避瘧鬼）何太龍鍾極（埤蒼龍鍾行不進貌）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公時寓同谷也）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昔王粲依

子劉表甫根不及依高岑乃放龐公隱于鹿門也按集遺與詩李家隱鹿門劉表安得取是也注見前心微傍魚鳥
晉嵇康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書道心惟微肉瘦怯豺狼豺狼喻貪暴者甫之所畏也隴草蕭
蕭白洮雲片片黃隴謂隴右洮即臨洮隴草洮雲皆甫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劍閣
外劍閣乃劍閣也在蜀後漢郡國志蜀郡湔氏道注蜀王本紀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劍門號略鼎湖傍
鼎湖乃鼎城也屬虢昔黃帝鑄鼎于此後漢郡國志弘農郡陸渾西有號略地注左氏僖十五年傳晉侯賂秦西及虢略又云湖故屬京
兆前志有湖縣荊玉簪頭冷荊玉乃虢州之土宜爲岑長史而言也巴戕染翰光巴戕
乃彭州之土宜爲高使君而言也烏麻蒸續曬陶隱居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唐本注云烏者良
丹橘露應嘗周李元操詠橘白花如散雪朱實似垂金布影臨丹地飛香度玉岑豈異神仙宅
俱兼山水鄉烏麻丹橘乃神仙之服食亦彭虢二州山水之所宜也竹齋燒藥竈花
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言高岑二子詩思清新也舊官
寧改漢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故有是言淳俗不離唐魏本晉地詩晉風此晉也
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安貧公自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言也家語貧者士之常 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 蚩尤胡羯指安史之亂也山海經黃帝殺蚩尤于冀州之野 會待袄氛靜論文暫裹糧 甫將待寇平裹糧往就高岑二子共論文章也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 識一作辨麟鳳治世之祥亂世誰能識此物麟角鳳觜喻王倚生非其時故世人莫識之也 煎膠續弦奇自見 弦既絕矣煎膠能續之固無此理王倚懷奇才能為人所不能喻有續弦之巧其奇自可見矣按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其上多麟鳳數万為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合作膠名為續弦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絕弦及斷折之金也杜牧之詩天上鳳皇誰得髓世間那有續弦膠 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王生慰疇昔 素知賤子甘貧賤 賤子甫自稱也 酷見凍餒不足恥 凍一作陳誤也 多病沈年苦無悴王生見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 往見前篇 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 胝丁泥切皮厚也 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卒

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粳古行切養生要集粳稻屬也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菹側魚切說文酢菜也金城土酥淨如練酥音蘇羊乳所爲也色白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畜豕一作富豪兼是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密沽斗酒諧終宴言王生禮意無盡也金城秦地也有酤金城自能爲酥其名土酥子美客居秦亭而食長安之冬菹金城之土酥且求畜豕而割鮮焉兼肴膳之美而向古詩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曹植公讌詩終宴不知疲故人情味晚誰似味一作義令我手腳輕欲旋旋或作從辭戀切甫當晚年窮困不得志故人親友皆相踈弃誰有情味之厚得如王生是以令甫歡喜而手腳輕欲旋舞也老馬爲駒信不虛昔幽王侮慢老成人如幼稚然詩人所以刺之老馬而反以駒視之昔聞此言今則信然其語怨不虛也詩角弓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飯讀去声餐也甫傷年老爲時輩所忽故譏時輩難見遇于君未必他日不若甫之困躓者也只願無事長相見甫既傷交態刻薄遂美王生可與長相見也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贊公於至德二載歲在丁酉時會公于大雲寺後謫秦州按集公有大雲寺贊公房詩又有宿贊公房詩

出郭眄細岑眄彌殄切斜視也披榛得微路趙曰景眞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溪行

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湯休乃惠休也姓湯能詩甫以贊公比之

好靜心迹素素謂質素也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贊公嘗以詩招甫爲鄰居盛論巖中之景趣甫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怡然共攜手詩北風攜手同行

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捫蘿謂其山險澁攀援蘿以登之也范雲詩捫蘿必遺我折桂方思君陟巘眩反顧巘魚蹇切山脊也眩黄練切亂也升山脊而反顧其下令人目眩亂也詩大雅陟則在巘要

求陽岡暖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比背陽故冱寒甫以年老有肺疾欲、陽岡以居之而負暄也苦

涉陰嶺冱冱晉作步左氏傳固陰冱寒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

意未展言未合意也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公杖策歸晚是以宿贊公土室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山一作人土室延白光松門耿

踈影躋攀倦日短言登陟之難覺見日短也語樂寄夜永言夜長可以談笑也

明然林中薪然林新所以代燭也暗汲石底井汲石泉所以烹茶也

大師京國舊大師指贊公也京国舊謂京師上刹禪宿也瑜伽論能化導衆生令苦寂滅故號大師德業天機秉謂機智出乎天然也

從來支許遊昔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遁遊今甫與贊公交契故以比之興趣江湖迥

數奇謫關塞數所具切計也奇居宜切不偶也關塞指華州甫以數奇見逐爲華州司功也前漢李廣數奇不獲封侯顔師古曰言廣命隻不偶也道廣存箕潁言主也道德廣大不以甫棄官爲貴亦若帝堯道廣能存許由之徒不強屈以爲臣也呂氏春秋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何知戎馬間前注復接塵事屏屏必郢切弃也甫以兵甲擾攘之際不意今朝得屏弃塵土而與贊公樂於山林之遊也

幽尋豈一路言多方尋幽陰之地也遠色有諸嶺言遠望諸嶺山色之秀以有佳處也

晨光稍曚曨更越西南頂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高岡山脊也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闘提奢唐言四方僧盖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闘奢

二字只稱招提只今十方寺院是也餘見遊雲門奉先寺詩注踈散連草莽莽莫補切方言草南楚之間謂之莽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閒見海眼閒一作門成都府城西門外道傍有石笋蜀人言天以鎮海眼謂此泉從石中而出亦如海眼也天畔縈水府水府江河淮漢是也言此泉脉縈帶水府於天邊不獨益于此寺也海賦尒其水府之注極深之庭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

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鑿之不深自然有水也取供十方僧香

美勝牛乳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有小疾當用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

琴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趣協音去聲何當宅下流

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佳人詩簡兮刺不用賢也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言賢者有佳美之德甫之比詩亦以佳人喻賢者君之於臣亦猶夫之於婦也君用新進少年必至於踈弃舊臣夫淫於新婚必至於離絕舊室此必然之理

也甫寓意於君臣而有此作非獨爲佳人之什讀者可以意會也

絕代有佳人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特立幽居在空谷空一作山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賢人隱于空谷今有一佳人爲夫所弃幽居于空谷蓋言失所也自云良家子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敗一作亂謂祿山之亂也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論謂夫壻官虽高不足言也不得收骨肉根兄弟已死妾獨一身不見收於骨肉之親根无所依也淮南說林訓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世情惡衰歇言華落色衰也萬事隨轉燭言世態不常也燭影隨風轉而无定夫壻輕薄兒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新人已如玉已一作美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合昏尚知時周處風土記合昏槿也其晨舒而昏卷陸佐公石闕銘合昏暮卷萱蕿晨生注合昏木名朱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鴛鴦不獨宿崔豹古今注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余謂此佳人自怨之辭合昏之木鴛鴦之鳥尚且知時知匹可以人而不如之乎所以深刺夫壻之輕薄者也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言新

人在家也出山泉水濁（言舊臺已出也）侍婢賣珠迴（侍一作待賣珠所以供朝夕也）牽蘿補茅屋（牽蘿所以禦風雨也）摘花不插髮（髮一作鬢晉又作鬢言見无心於為容飾也）采柏動盈掬（言秉心專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天寒翠袖薄（言不見恤也）日暮倚脩竹（是詩特以采柏倚竹為言者蓋柏與竹歲寒不改其操雖為天所棄誓以節自守始終不變亦猶賢人君子雖見逐於君而吾操守終無改易此其所以為忠臣貞婦者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言盜賊之多也）胡為君遠行（言遠行以戍邊也）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空囊

翠柏苦猶食（屈原九歌山鬼章飲石泉兮蔭松柏劉向列仙傳偓佺者槐山采藥父也好食松實形体生毛長數寸博物志荒亂不得食細切於柏葉水洗令下隨人能否以不飢為度此葉苦不可嚼惟細切水洗之耳古艷歌行不隨道經歷止陂馬

咲栢葉人唱松脂不可當飽聊可過飢

晨霞高可餐晨一作明高一作朝屈原遠遊章漱正陽而含朝霞注飡吞日精食无符也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又貞君九華真紀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實之法未知飡霞之精也夫飡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余謂用欲食栢飡霞高道於世也

丗人共鹵莽鹵音魯莽莫古切又如字滅裂也言无知已者也吾道屬艱難言已道之不行也

不爨井晨凍以不爨故不汲井而自晨凍矣無衣床夜寒詩无衣无褐何以卒歲

囊空恐羞澁澁色入切不滑也盧思道後園宴詩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妓便研不羞澁佳豔工言語

留得一錢看

送人從軍時有吐蕃之役也

弱水應無地无地言弱水之深廣也玄中記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舉陽關已近天近天言陽關之高也唐王維詩西出陽關无故人後因以為詞

今君度沙磧磧七迹切前漢音義沙土曰磧即今磧也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此戒之之辭也前漢李廣擊匈奴軍或失道後自刎百姓為之垂泣雪沒錦鞍韉

東樓

萬里流沙道西行過此門（西行一作征西非是禹貢西被于流沙）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一作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魂）樓角凌風迥（凌一作臨一本）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時遣使与吐蕃和好因借張騫為使窮河源以為言也餘見秦州詩注）

夕烽（軍制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故謂之夕烽餘見前）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匈奴傳烽火通於甘泉光武紀修烽燧注邊方備警举烽以相告）過隴自艱難（言安史之亂猶出沒隴上矣）聞道蓬萊殿（長安志蓬萊殿在東內紫宸殿之北）千門立馬看

觀兵

北庭送壯士（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帝討賊）貔虎數尤多（尓雅釋獸貔白

貔其子穀郭璞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炙轂子載鑾銘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妖氣擁白馬妖氣指言吐蕃之兵也南史侯景爲亂乘白馬青絲爲轡以懸識

元帥待彫戈元帥謂代宗待太子賜以彫戈而征吐蕃也莫守鄴城下鄴城謂相州也時九節度以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

斬鯨遼海波思明據鄴城未下甫謂可以捨鄴縱圖且於遼海斬鯨掃其巢穴則以吐蕃爲急也孫綽賦斬鯨鯢於蒼波

不歸

河間尚征伐後漢志河間国治樂成汝骨在空城公言其從弟經亂離不歸而死寄骨於彼之空城也左氏傳吾收爾骨焉

從弟人皆有爾雅釋親兄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終身恨

不平數金憐俊邁數所見切計也謂幼之時識拔數也張正見詩數金買声名總角愛

聰明詩齊風總角丱兮注總角聚兩髦也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公言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春草又生也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烏一作鳥非是後漢五行志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毛萇詩傳訛動也黃雲高未動淮南墜形訓黃泉之埃上為黃雲江淹雜躰詩黃雲蔽千里白水已揚波屈原九歌衝風至兮水揚波趙津女歌水揚波兮杳冥冥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馬將軍以敵人識之故換馬也夜出擁彫戈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曹子建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繁縟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晉張華傳初斗牛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王子年神仙拾遺記顓頊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世說王子喬墓有盜發之有一劍騰在空中作龍吟虎吼逕飛上天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力盡歲晚病傷心淮南人間訓曰子方見老馬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對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貪其力而

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以贖之羅武聞之知所歸必矣

毛骨豈殊衆駉良猶至今

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此詩本意人君始用其才終乎棄捐而失之寡恩也楚辭王逸九思意欲兮沉吟

銅瓶

銅瓶所以汲水以濟人者也喻賢者宣君之恩以及衆世亂則棄捐於寒甃時清則收用於瑤殿也

亂後碧井廢 祖德林詩碧井銀床互相應

時清瑤殿深 崔琦詩夏愛瑤殿清

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想平日清平之時玉殿深邃宮人以瓶汲水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音也

側想美人意 古詩昔日美人臨井意

應非寒甃沉 非一作悲甃側救切風俗通甃聚磚脩井也易井甃无咎

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井中或得斷釵遺珥有黃金蛟龍之狀則有之矣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春秋元命包關中者秦州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故謂之關中

四鎮富精銳 四一作西唐武后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收四鎮更置安西都督府於龜茲

以兵鎮守又唐志四鎮都督府亡兹于闐焉耆疎勒也摧鋒皆絶倫還聞遺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老馬喻可爲謀老將也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蒼鷹飢著人著直略切飢鷹喻祿位未高也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意一作急言當此之時正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也

奇兵不在衆老子五十七章以奇用兵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祿山之亂河北一帶已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心閒可以蕩无河北矣蘇子瞻有詩云已覺談笑无西戎蓋用此也入肝奉至尊謂竭忠誠以待命也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軍以車轅爲門兵屯嚴肅雖飛鳥不得而過也竟日留歡樂歡一作觀城池未覺喧言留兵爲衛設軍令不諱也

兩當縣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州西八十五里漢故道縣後魏置兩當以大散關與嘉陵谷地勢險阻相當故名兩當

呈吳十侍御江上宅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屬

三院一臺院侍御史二殿院殿中侍御史三察院監察御史詳觀詩意吳侍御遷謫之由因爲辯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寒城朝煙淡山谷葉落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吳侍御謫居秦川其宅坑于江上陰風喻讒言也陰惡之風吹汝言爲讒言中傷也謝玄暉詩朔風吹飛陌蕭蕭江上來 鵾雞號枉渚 鵾或作鶤音昆三尺雞也上林賦音義鵾雞黃白色似鶴長頸赤喙宋玉九辯鵾雞啁哳而悲鳴號平声渚小洲也枉曲也言小洲之斜曲而不直若也晉陸雲荅張上然詩通波繳枉渚注曲渚也 日色傍阡陌 阡陌田間道也南北爲阡東西爲陌 借問持斧翁 持斧翁指吳侍御如暴勝之也前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杖斧逐捕羣盜 幾年長沙客 長沙郡即潭州也時吳侍御寓居于江上譬昔賈誼謫于長沙也餘見前注 哀哀失木狖 狖余救切似狸善旋言吳侍御失所也淮南覽冥訓猨狖顛蹶而失木枝 矯矯避弓翮 言吳侍御避讒也淮南脩務訓鴈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崔豹古今注鴈自江南還河北射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銜長蘆數寸以防矰繳 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 甫與吳侍御相逢異縣雖思故鄉之樂未敢冀其如平昔儻僥倖保其性命斯可矣 昔在鳳翔都 至德二載號西京上元元年曰西都 共通金閨籍 金閨謂金

馬門也甫與具侍御共侍帝於鳳翔甫爲拾遺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天子猶蒙塵東郊暗
長戟是時天子蒙塵風埃之中兩京未復山東盜賊正熾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書泰誓東郊不
開晁錯傳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兵家忌間諜間讀去聲諜達協切說文軍中反閒也
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
書無逸殺無辜怨有同所以分黑白曹植詩蒼蠅間黑白讒諂令親疏上官權許與
失意見遷斥肅宗即位時祿山未平賊遣諜者行反間之言以中傷朝臣具侍御作臺官正領舉劾之職每得罪
者以爲之分剖曲直是非之理不忍濫殺無罪由是失宰相意遂見斥逐於兩當上官宰相也具侍御雖有所辨明宰相雖權時從之必
竟不悅以此故黜之也仲尼甘旅人天子此時尚且蒙塵爲人臣者豈可求安乎然具公雖斥逐江上亦所甘
心無恨譬之仲尼甘爲旅人其意在於濟時故也王弼曰仲尼旅人也則其困可知矣向子識損益以向子比
侍御也後漢隱逸傳向長字子平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朝廷
非不知閉口休歎息樊本仲尼旅人一聯在此句下余時忝諍臣丹
陛實咫尺左氏傳天威不違顏咫尺相看受狼狽文字集略狼狽猶狼跋也段成式酉

陽雜狙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必多違詩黍離行邁靡靡中心如醉又谷風詩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出門無與適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甫時忝爲拾遺其去太子不遠可以諫矣坐看吳侍御之狼狽而不救至雖死不足塞吳侍御之責甫因過其宅自知於侍御有負是以惆悵自刻責其非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摩訶般若經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人有四種一麁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百川日東流 古詩百川日東流何時復西歸 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 若作若一 何時有終極 曹子建詩相思無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 贊公與房琯遊行琯既得罪贊亦被謫上国京師也時贊公貶在同谷也 還為世塵嬰 嬰累也贊公本脫俗人今反為世塵所累也 頗帶憔悴色 屈原既放顏色憔悴 楊枝晨在手 言以楊柳枝洗淨梵唄也涅槃經各於晨時日初出時離常住處方用楊柳或以楊柳為齒木乃課說也 豆子雨已熟 豆子種之所以供粥兩或作兩兩熟言來同谷已經兩年矣 是身如浮雲 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安可限南北 贊公自上国來同谷是自北而南然其身如浮雲無定著豈有南北之限也 異縣逢舊友 甫時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之秦州自秦入同谷與贊公相遇也 初欣寫胷臆天長關塞

寒閑塞拍同谷乃邊郡也歲暮飢凍逼一作天長閑塞迫歲暮飢寒逼野風吹征衣征衣乃行人之衣時用又自同谷而入蜀因古賛公而執別而爲此詩也陶淵明辭風飄飄而吹衣欲別向曛黑曛一作暝曛日入也謝靈運詩朝游窮曛黑馬嘶思故櫪嘶一作鳴馬嘶猶戀故櫪況用之別故人乎歸鳥盡斂翼歸鳥猶得斂翼況遊子不獲休息乎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人之聚散無常地亦興廢不一古來聚散之地變經宿昔已荒爲荊棘矣蓋嘆兩京之地昔與賛公或聚或散於此今經祿山之亂盡生荊棘況二人俱當衰年出處之迹可不勉乎吳越春秋離別詞曰行行各努力

發秦州乾元元年甫貶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乾元二年弃官之秦州又自秦州適成州同谷縣凡紀行詩十二首趙傁云自在秦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交發同谷登劒門公在同谷亦不盈月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賛方駕學者宜常誦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同谷在京之南不殘破故云樂土詩適彼樂土無衣思南州南火方也氣煖故思之也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趙傁云天水地寒田瘠

於同谷而同谷絲麻多於秦塞故也地志同谷屬北秦南蓋有地視同谷為西南州而多至南也秦州記曰度汧隴无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東謝靈運詩南州亦炎德桂木陵寒山**漢源十月交**後漢志隴西郡氐道養水出此注巴漢志漢水二源東源出出漢之養山寰宇記秦州清水縣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志成州本漢陽郡有同谷漢源縣鮑照登京峴詩孟冬十月交殺氣賈欲終**天**

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況聞山水幽**水一作東

栗亭名更嘉栗亭川在成川同谷縣魏正始中改為栗亭縣今成州栗亭館也**下有良田**

疇充腸多薯蕷薯常恕切蕷羊茹切本草薯蕷充五藏輕身不飢一名山芋山海經景山北望少澤多薯蕷音與薯蕷同郭璞云根似芋可食江南人呼薯為儲語有輕重耳實一種也**崖蜜亦易求**崖蜜乃高山巖穴中蜂房之蜜也張華博物志遠方山郡幽僻處出蜜所著巉巖石壁非攀援所及本草石蜜陶隱居云即崖蜜也又有木蜜懸木枝作之有土蜜於土室中作之出於晉安檀崖者多土蜜出於東陽者多木蜜出於潛懷安陽者多崖蜜陳藏器云此乃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溫多在木中崖蜜別是一蜂如陶所說出南方崖石間生崖上蜂大如虻房著巖窟以長竿刺令蜜出盛取之圖經云宣州有黃連蜜雅洛間有梨花蜜亳州大清宮有檜花蜜或謂崖蜜乃櫻桃也余謂此說非是**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

舟漢志秦州天水郡顏師古曰秦州地記郡前湖水冬夏无增減因以名焉詩方之舟之**雖傷旅寓遠**一傷

（作云）庶遂平生遊（漢源之地向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未落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東五十里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地有著蕷崖蜜冬筍之類又可以充腸其清池又可以泛舟雖客居遠鄉亦足以遂其樂也）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夫一作大）惘然難久留（惘一作悁乃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況甫平昔心性嬾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无奇山佳水可銷憂兼之谿石之田最為墝埆所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雖為久留而去之同谷也）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古詩兩頭纖〻新月生磊〻落〻落向曙星）蒼茫雲霧浮（庾信詩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言天地雖厚而吾道凋喪若无所容亦終於此而已矣）

赤谷（十道志在成州）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李陵詩遊子暮何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蘇武詩相見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艱一作難）

亂石無改轍（不以亂石之故而改轍也）我車已載脂（詩我車既攻載脂載舝）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消然村墟迫煙火何由追（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三秦記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声幽咽遥見秦川肝腸斷絶按集公有赤谷西崦人家詩云躋險不自安出云陵艱方自茲盍上大隴山登九回之坂也時童稚苦飢而村墟尚遠四望煙火无所追來而造飯也）貧病轉零落（一作飄零）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嗤赤之切笑也古詩但爲後世嗤）

鐵堂峽（鮑欽止云此篇雙声疊韻體）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縹音漂紕沼切縹緲衣裳飛揚貌）硤形藏堂隍（謂山臺如堂隍峽藏于兩山之間也）壁色立積鐵（謂山峭如壁立其色黑若積鐵也）徑摩穹蒼蟠（徑之曲蟠而摩天以言其高也）石與厚地裂脩纖無限竹（一限作岈）嵌空太始雪（嵌丘銜切空或作孔太始雪謂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威遲哀壑底（威遲委曲貌字与倭遲同韓詩周道威遲殷仲文詩哀壑叩虚牝）徒旅慘不悅（一作

徒懷松柏悅〻水寒長冰橫（潘岳賦長／冰橫路）我馬骨正折（詩我馬瘏矣／陳琳飲馬長）

城窟行水寒傷馬骨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

肝肺熱（抵弃也弧矢言盜賊只也自盜賊竊發以／來生涯抵弃不成家計故憂而內熱也）

鹽井（漢書蜀多鹽井羅脩有鹽井賦〻公孫述傳蜀有魚／鹽銅銀之利任豫益州有鹽井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又廣以鹽池注巴東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爲／鹽博物志臨邛有火井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鹽家煮之不過三二斗刘淵林注蜀郡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所唐明皇時成州長道有鹽井一所並即級有貢蜀蜀道陵綿資盧／榮梓遂閬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文唐志成州宝／應元年徙馬邑州于鹽井城置）

鹵中草木白（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於鹽池也）青者官鹽烟

官作既有程（程限也陳琳飲馬長城窟／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煮鹽烟在川汲

井歲搰搰（搰戶骨切用力貌字或從木非見莊子天地篇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爲圃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搰

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言運載／不絕也）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六千官賣鹽只三百可致一牛商賣轉販一石六千倍收其利君子慎止足君子足則知止也小人苦喧闐小人足則愈貪也我何良歎嗟良乃良久也物理固自然固自一作亦固物有利則人爭取之此理之自然夫何歎嗟之

寒硤硤侯夾切地名也

行邁日悄悄邁遠行也悄悄憂也詩行邁靡靡又憂心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雲門亦秦地名積阻霾天寒積阻言險畢聚于此爾雅釋天風行而雨為霾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甫用發秦州正當十月故云仲冬交一云漢源十月交自秦至此已十一月故又云況當仲冬交甫用於詩皆以年月紀欲後世有所考其行止也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泝沿增波瀾泝逆流而上也沿順流而下也增波瀾謂仲冬風急也野人尋煙語謂尋火煙乃得野人与之語則知路以行人也行子傍水餐言人煙疎闊也此生免荷殳荷胡可切負也殳庸朱切古今征戰之遺象也謂命官在身得脫征役之籍也詩候人荷戈与殳未敢辭路難甫雖行路之難猶愈於荷殳之夫所以不敢辭路難也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謂避関輔之饑而欲適同谷也按集發秦州詩云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是也]**勉強終勞苦**[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也]**神傷山行深**[謂經九回坂頗令人傷神也]**愁破崖寺古**[謂望見法鏡寺可以駐足忽使人愁悶破除也]**嬋娟碧鮮淨**[鮮一作蘚謂竹也吳都賦檀欒嬋娟玉潤碧鮮孟郊有三嬋娟詩謂竹月人也]**蕭摵寒籜聚**[摵子六切又所隔切蕭摵即蕭瑟也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洄洄山根水**[山一作石]**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洩与泄同][言曉雲溶洩而濛籠也]**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炯古迥切光也]**户牖粲可數**[數所主切計也言雲日雖翳映而此寺粲然鮮明可以一二計也]**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遂忘前進及出此山不覺已亭午矣]**冥冥子規叫**[子規即杜宇也][前注]**微徑不復取**[甫雖欲少憩此寺奈聞子規聲起人思鄉里況徑陌微寥難以取就一遊於是舍前適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天下山惟南最多甫自秦適同谷是自北而之南也]**岡巒**

相經亘曇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言兩山來峙其兩傍如牛角而來也天窄壁面削窄一作穿言峽中天地逼陜西前山峭如削壁然也磎西五里石磎与溪同五里乃石名也縱橫五里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日車即日御也為此石所礙側而過也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後漢李尤歌安得力士翻日車俯恐坤軸弱坤軸即地軸也恐弱不能載若石以其石之高大故也博物志地下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魑魅嘯有風魑丑知切魅明祕切鬼屬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趍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昨憶一作憶昨秦州記隴反九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岳也漢地理志吳岳在汧縣西唐隴州吳山縣西北四十五里吳山其頂有五峯後漢志右扶風有吳岳注郭璞曰別名吳山博物志吳山為西岳山在右扶風汧縣指掌圖成皐有關鄭之武牢也東笑蓮花卑華山有蓮花峯須見蓮峯望忽開注北知崆峒薄崆峒山名見聊欲倚崆峒注超然侔壯觀觀古亂切相如封禪書斷天下之壯觀已謂隱寥廓隱一作殺曹植詩太谷何寥廓突兀猶趁人及玆歎冥寞歎一作欲按集公於赤谷詩云險艱方自玆蓋謂登隴坂之險遂遠眺吳岳之山其勢皆雄峻雖蓮花峯崆峒山比之尤為甲小及此得覽五里石

超然特起可件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勢隨人無尽使我嗟歎眞寔之中始知天地寰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 十道志龍門水在同谷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 沮將如切洳羊恕切沮洳漸濕也棧士諫切又士限切棧道編竹爲閣道謂之棧道 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石門雲雪隘 石門謂石峙兩傍如門狀蜀都賦沮以石門注云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 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 言屯兵於此旗竿暮暨其色慘澹也 風水白刃澁 澁色立切不滑也謂水爲風漲舟行險澁如白刃之澁也 胡馬屯成皐 胡馬指安史之兵屯於成皐鞏洛之間也 防虞此何及 賊屯也成皐而官兵防備於此詩何嗟及矣 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石龕 苦含切

熊羆咆我東 咆蒲交切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尔雅釋獸羆似熊黄白文 虎豹號我西 號胡刀切魏武帝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 狨音戎輕捷善緣木狖之類或云狨之形似鼠而大尾長作金色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尾爲卧褥鞍坐氊之用 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 此紀異也

虹陰氣也孟冬之月虹不見今見於仲冬謂陰勝於陽有臣侵君之象 伐竹者誰子 竹一作木 悲歌

上雲梯 上一作抱 爲官采美箭 爾雅西南之美有竹箭焉 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攜 充一作應伐竹者采竹箭以輸官供梁齊弓矢之用當時祿山

爲范陽節度使有山東之郡也屬於祿山梁齊南之州也窮於楊國忠國忠爲劍南節度使二子爲國不事窮兵四夷箭幹爲之采盡百

姓苦之故也 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烝黎 或作驚闕西祿山所領皆漁陽突騎叛於天寶十

四載以討國忠爲名颯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致驚駭也

積草嶺 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 謂草木陰翳翳也謝靈運會吟行連峯竟千仞 白日遞隱見 遞待禮切更也

見形向切視也言日光映射一有一無也 颼颼林響交 颼疎鳩切風貌 慘慘石狀變山

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 謂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明水縣屬成州唐志明

作爲秦州又有清水縣 旅泊吾道窮 窮一作東前注 衰年歲時倦 衰老之年況當歲暮

之時是以倦於行役小居尚百里百里乃縣城也休駕投諸彥諸彥指縣官也邑

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言眷愛之情如素相識矣來書語絕妙遠客

驚深眷遠客甫自觸荷諸彥眷顧之深令人揣分知驚也食蕨不願餘左思詠史詩飲河期滿腹

貫足不願餘茅茨眼中見謂兵火之後觸目皆茅茨草創民未安居雖蕨為微物不忍棄其餘蓋艱難之際飢民不得而食者矣

泥功山

按寰宇記雷牛泥功玉仙三山皆在栗亭界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濘乃挺切淖也又乃定切義同版築勞人功昔傳說版築傅岩即此地蓋為水所蕩汨四時常泥濘故以版夾其兩旁而築之也不畏道途永途永一作哀求一作路永反將汨沒同反一作乃謂不怕道途之遠只恐反同版築之人同汨沒於泥淤也白馬為鐵驪白馬過山斷為黑色之驪玉篇驪馬深黑色小兒成老翁小兒經此輕捷無所施亦成老翁之拙哀猿透却墜猿一作猱猿墜於此以不能攀援而哀死鹿力所窮鹿窮於此以不能超越而死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寄語後來

若須是防護無爲怨
遽而汨沒於泥淤也

鳳凰臺山峻不至高頂捨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乃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上憶吹簫者是也

亭亭鳳凰臺亭亭高貌酈道元水經注蜀水南逕盤頭郡東而南今鳳溪水水上乗蜀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双高其形若門漢世有鳳凰止其上故謂之鳳凰臺北對西康州廣東有康州而此謂之西康者所以別異南康也隋地理志何池郡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領同谷同谷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大業初廢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元年以同谷置西康州正觀元年廢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西伯指文王以言岐山也盖公所依因事感發託與高遠意以漢爲不足録耳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嶽而與王道自文王既没鳳声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盖鳳之爲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也故詩下文以思鳳有難在上恐其飢渴欲有以飲食之無其爲瑞於世也按周語周大夫内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鸑鷟鳳之别名也春秋元命包曰鳳凰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後漢賈逵傳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瑞應圖黄帝時鳳巢阿閣堯時鳳凰來儀周時鸑鷟鳴岐山峻路絶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

上頭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
啾一母將九雛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
求炯戶頂切光也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玄英鵷鶵鸞鳳之屬亦言鳳王也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閣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所重王
者瑞重直用切尚書考靈曜曰明王之治鳳凰下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瑞應圖曰
鳳王者之嘉瑞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凰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敢辭
微命休高山無母雛乃鳳子也寓言王者爲天地万物父母賢者賴之以養時無明王則賢人飢而不食其祿是以飢寒日
啾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庶比王者之嘉瑞覬其雛而問之雛微軀不足恤也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如賢
者非有道之祿不食也坐看綵翮長長如字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一依圖讖春秋合讖圖曰黃帝坐二元扈洛水之上与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宋均注元扈石室名也又曰
堯坐中舟与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以授堯飛下十二樓漢郊祀志黃帝爲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應劭注崑崙玄
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河圖崑崙之城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集仙錄西王母所居玉樓十二李白詩曰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

城是也圖以奉至尊奉一作献至尊天子也圖奉至尊爲治世之具也鳳以垂鴻猷鴻猷大道也鳳乘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山海經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礼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腸文曰信帝王世紀鳳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義冊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倉頡篇衷別外之辞也此乃孔子歎鳳鳥不至之意也羣盜何淹留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復尚縱横乎此甫所以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亦雅淹留久也

居同谷所作同谷縣名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同谷圖經隋平仇池氏建康州于同谷西康以別南康李燾師友論李太白送離別蜀道難杜少陵寓居同谷七歌鳳騫之歎豈不在岨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杜甫字子美以客稱若謂寓居也甫自秦州來同谷寄居乃乾元之二年歲在庚子同谷屬成州白頭亂髮垂兩耳乱一作短髮過耳言其短也歲拾橡栗隨狙公橡似兩切橡實也狙千餘切猿屬食橡栗也按新唐書甫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狙公之比乎後漢李恂拾橡實以自資晉虞贄流離鄠杜間轉入南山中飢饉拾橡栗而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

足乎衆狙皆起而怒我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芧栗也莊子齊物篇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陸德明音義狙公老猴也廣雅云狙獼猴也司馬云芧橡子也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書或作主中原即中國也同谷係塞郡故指京城爲中原甫家京兆杜鄠自賊乱以來家信不通故云無書歸不得也

手脚凍皴皮肉死皴七倫切皮折裂也

嗚呼二歌兮歌已哀已一作獨嗚𭈒字荒胡切數許也費邪攷之字書於烏嗚三字通用虖呼嫭戲乎五字通用詩烈文曰於乎前王不忘而礼記大學引詩則曰於戲前王不忘蕩曰於乎小子而史記齊燕廣陵王策皆曰於戲小子是於戲可以爲於乎也前漢載三王策文則変於戲爲嗚呼至於王莽九錫文曰於戲豈不休哉又於戲字顔師古注於戲讀曰嗚呼黃韻於字注云古作於戲今作嗚呼是嗚呼可以爲於戲也又後漢岑熙傳美矣岑君於戲休兹注於戲歎美之辭見尔雅於音烏戲許宜切則是音義亦皆可相通也

悲風爲我從天來天一作東甫自傷飢寒不得歸鄉悲風爲生天爲之感動況人乎

長鑱長鑱白木柄鑱鋤銜切又士緘切黃韻吳人云犂鐵又云土具謝任伯云案顔之推訓俗音字鑱仕杉切即鋭也俗謂之地鑱又仕鑑切

我生託子以爲命按鑱以鐵爲鏨以木爲柄所以掘地種植乃生死所係故云託子以爲命也

黃精無苗山雪盛黃精无苗言其飢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

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黄精當作黄獨黄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黄故謂之黄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食江西謂之土卵余謂陶説非是當以黄精爲正按集有泉眼詩云三春濕黄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短衣數挽不掩脛 衣不至脛言其寒也甯戚叩牛角歌曰短布單衣不及骭

此時與子空歸來 空或作同非也是時同谷艱食甫荷鑱而採黄精以雪盛无苗可尋遂亦空歸也

男呻女吟四壁靜 如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中无所有男呻女吟飢寒不可忍也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閭一作隣 謂放声以歌閭里聞之爲之惆悵况親戚故舊乎

有弟有弟在遠方 一作各一方趙傁詩史云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它郡惟占從公入蜀公劒外有占歸草堂曰久客應吾道相隨獨尔來而在荊門詩系云第二弟豐飄泊江左又有乗雨入行軍六弟宅詩後不同

三人各瘦何人強 謂兵馬之乱各爲飢寒所困故也後漢趙孝弟礼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礼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各捨之

生別展轉不相見 樂府它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 胡塵謂禄山之乱也詩云道阻且長

東飛駕鵝後鶖鶬 駕古牙切鶖七由切鶬七明切 廣雅鴚鵞鶬鴈也方言自関而東謂之鴚鵞或謂之鶬鴚鴚音何又音加吳都賦鶄鶴鶖鶬劉淵林注鶖如鷺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

水毒好啗蛇尒雅鶬麋鴰郭璞注今呼鶬鴰盖鵠類也陶隱居本草鴐鵝大於鴈似人家蒼鵞鶖秃鶖鶬九頭詩有鶖在梁毛萇傳秃鳥也

安得送我置汝傍 按集甫有曲江詩云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又得舍弟消息詩云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逢則知祿山之乱各在遠方不得相聚故託言欲跨鴐鵞鶖鶬乘乎輕捷之便而置弟之傍以相見也時甫弟在山東正祿山所反之地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按集甫有詩云風吹紫荊樹色与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蓋傷年老死去弟无処可以尋也亦与此句同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余收尒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 地理志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国楚地漢縣也按集甫有詩云近聞韋氏妹適在漢鍾離蓋其夫已殁而夫之兄迎在鍾離也

良人早殁諸孤癡 釋名婦人稱夫曰良人癡謂驕騃也

長淮浪高蛟龍怒 時甫妹在淮南也

十年不見來何時 時一作遲 按集甫有詩云弟妹今何在是也

扁舟欲往箭滿眼 按資治通鑑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乱

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閭里爲之惆悵猶可也猿乃无知之物今爲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无知之物感動則其窮斯爲極

矣按李氏宜都山川記峽中清猿盈鳴甚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悲之或引西清詩話林枝古本作竹林乃鳥名也昔有客自同谷來寵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枯樹一作樹枝黃蒿古城雲不開同谷乃古白馬氏之谷漢屬武都郡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城皆生黃蒿故云古城白狐跳梁黃狐立黃一作玄跳徒聊切躍也莊子逍遙篇狸狌東西跳梁春秋潛譚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武都之山黑水出焉有玄狐蓬尾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一作百憂集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刺賢人不用甫負名世之材見遺中谷是以感時觸物中夜起坐傷歎不寐古詩云壯士中夜心是也謝靈運詩朝昏千念集日夜萬感盈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昔屈原不見用於楚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辭云魂兮來歸此云魂招不來歸故鄉是知甫身雖寓同谷而魂夢未嘗忘故鄉也可謂思鄉之甚也

南有龍兮在山湫湫音秋龍潭也此篇因感龍湫而託言寓意焉古木巃嵸枝相樛巃靈紅切嵸子紅切樛居虯切木下曲也劉安招隱士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樛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洪慶善補

音龍力孔反蟄音執木葉黄落龍正蟄龍蟄喻天子失勢也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黄落蟄蟲皆墐其户易龍蛇之蟄以求伸也蝮蛇東來水上遊蝮芳六切大蛇也蝮蛇東來喻禄山從山東來僭即尊位於涇渭之上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蛇尓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本草引張文仲云蝮蛇形乃不長頭扁白尖人犯之頭足貼著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拔劍欲斬如高祖斬白蛇以其赤帝之子故也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思相使切一作悲遲遲溪壑為我迴春姿猿尚爲有情之物乃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爲之迴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見用之悲傷龍蟄而蛇遊時之乱甚矣歎无力以救之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三年飢走荒山道自丁酉至德二載至巳亥乾元二年爲三年矣餘見前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之人勳舊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其它可知也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甫傷日月逝矣歲不我与所謂富貴不來年少是此趙傁云七歌其一嗟身窮其二

相家窮其三四愴其餘殊其五古城蔓兩四山多風中夜寒谷其六峻
虵遊水上谷欲斬復休溪登回看其七長安卿相報未為卑高也

萬丈潭

同谷縣作成州同谷縣鳳凰潭一名万丈潭万丈引證兩山危立下湛寒碧

清溪含冥漠 含一作合按唐咸通十四載西康州刺史趙鴻刻公万丈潭詩曰清溪含冥漠倒影垂澹瀩出入巨爪疏何當暑天過今李中馮乳當以澗本為證 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 万丈潭龍之所蟄集有同谷歌曰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 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 跼渠六切曲也堮五各切垠堮潭邊也壓近潭邊使人不敢放步故為之跼蹐然蓋言其險也西京賦靈圄之中前後无有垠堮淮南子出於无垠鄂之閒許慎注垠鄂端崖也或作鄂亦作鍔古字通用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然根虛無 卻立謂退則阻石而兩山壁立相對如削成然而積乎清虛也時甫寓同谷不盈月按鄭嵎嘗有詠公同谷茅茨曰工部棲遲後鄰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繼全生此地孤孤雲飛鳥付空勞舊山隅鴻曰万丈潭在公宅西洪濤番石山徑岸壁如目見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倒影垂澹瀩 瀩舊作類並於對切澹瀩猶淡沱也集韻作灉音隊水帶沙往來貌謂山

晦水而山蘸影在水中也前漢郊祀志遂只軒亭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孫綽天台賦序或倒景於重溟是也或謂鬱顯毋毗也黒如灣環底如黄作知陳作環音還清見光炯碎炯古迥切光也

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帷一作帳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寒木壘旌旆壘一作疊庾𢡟終南行楓冊杉碧壘旌亡旆遠川曲通流謂仇此川与此相通也嵌竇潛洩瀨嵌口銜切洩私列切言源泉由此流洩也造幽無人境天台賦卒踐无人之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遊斯最閉藏脩鱗蟄趙傁云是時深冬而龍蟄也出入巨石礙石一作瓜何當暑天過一作何事炎天過淮南子時則訓南方曰炎天快意風雨會一作快意雲雷會乃丈之遭遇之[illegible]藏於此亦以巨石障礙爲喩譬君子潛藏動則窒礙於小人良由不得其時苟得其時則風雲會斯可以快意矣膝撫讀詩欲因風雲會潤奮凌高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劒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乾元二年甫寓居同谷偶飢歉又自同谷入蜀此詩以下皆紀行十首志同谷漢下辨道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聖賢指孔墨及し於歷聘也突竈窔孔也竈亂不至於黑言无暇以爨也席卧褥也卧褥不至於煖言无寢味也文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務訓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況我飢愚人人一作夫焉能尚安宅昔聖賢如孔墨猶不免栖し況我飢愚豈能安居而坐受其斃按唐書甫居同谷居女至有餓死者於為不餬口於四方乎詩其究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一喜作嘉甫始至同谷喜其地僻蓋以秦州要衝懶於應接按集公晉有詩云地僻懶衣裳蓋謂此也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甫奈何於口体之累一歲之中凡四行役乎求之詩以秋出棟垣掾華州公集棄官發華州秋客秦亭冬離秦州故集有詩云漢源十月交十一月至成州城故詩云仲冬見虹蜺十二月發同谷登劒門是一歲四行役也忡忡去絕境忡直中切心变貌如為物所衝也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龍潭

即同谷詩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甫時將行停車於此有所禱也迴首虎崖石虎崖一作白崖白崖山名在同谷迴首尚有眷眷之意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江文通詩樽酒送征人握手淚如霰交情無舊深一作雖无舊深知一作每舊情深知甫謂与同谷縣官數子雖新相知傾蓋便如舊契也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拙一作居偶值棲遁跡謂遇勝境即棲息初不問久暫也郭璞詩山林隱遁棲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林鳥尚得休憩而甫奔走无定居反有媿於林間之鳥也余觀公借別之情必迫於寇撥而迁也按集送韋宙從事同公詩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來无人境今代橫戈矛豈當時恐為羌戎所迫耶

木皮嶺

木皮嶺在同州賈耽皇華四達記木皮嶺在栗亭東

首路栗亭西首讀去声謂命車向西行也顏延年北使詩首路踃險難按地理志栗亭在同谷郡東十五里尚想鳳凰村在成州東南季冬攜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蜀門即劒門也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遠岫尚知輔佐此山之尊以譏安祿山不知君臣之義而叛也千巖自崩

奔喻千官奔走以趨王事者也謝靈運詩析岸屢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喻祿山僭竊高號也後漢張昶華山碑山莫尊於嶽澤莫盛於瀆仰干塞大明干一作看塞悉側切大明謂日以喻君道也仰塞大明言祿山自高天下亂國紀而蒙蔽於君也俯入裂厚坤言郡縣之地為祿山割據也再聞虎豹鬭謂山之深僻可畏也劉安招隱士虎豹鬭兮熊羆咆屢跼風水昏謂水之險阻難行也高有廢閣道謂棧道也摧折如短轅短一作斷下有冬青林冬青木名經冬不凋今所在有之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清無沙土痕此兩聯寓意玄宗在蜀而有靈芝之草金碧之氣萬端于此也憶觀崑崙圖崙一作墟目擊玄圃存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成都府因玄宗巡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盛言其風物而有取於崑崙玄圃也按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淮南墬形訓懸圃閶闔風在崑崙閶闔之中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甫傷年老无所歸往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言陸路險阻可畏遂避之而從江也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差初加切差池緩進貌杳窕入雲漢杳一作窅言逐流而上水勢既高如入雲漢也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言渡之半衰也我馬向北嘶一云不忘故鄉也古詩胡馬嘶北風山猿飲相喚言猿尚求侶甫與兄弟隔別反不若之也元康地記猿与猴獼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水清石礧礧礧落猥切古詩水清石礧礧遠行不如歸沙白灘漫漫漫讀去声沈休文詩歸海水漫漫迥然洗愁辛迥一作復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崟嶔音欽崟音吟張衡思玄賦暴歷陵之嶔崟注山貌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甫遭亂離故忘於羈旅奔走是以有花旁登清之志奈何時不見用亦止於再三皆嗟傷不得其志也

水會渡會一作回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定是以中夜不得休息而奔程也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動一作當洶若溟

渤寬篙師暗理楫（篙始勞切刺船竹也）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急一作列）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既晨升就陸復陟万巘之巘其勞可知也）回眺積水外（回一作出外一作石）始知眾星乾（乾音干燥也初疑天与水相通及登巘回視積水之外乃知星乾不接於水也）遠遊令人瘦（古詩思君令人瘦）衰疾慚加餐（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句不強飯何以支衰疾乎古詩努力加餐飯）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土一作出）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秋毫言徑路之細也）棧雲闌干峻（言棧閣之高勢凌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林一作竹）積陰帶奔濤（積陰謂積水也）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作則万竅怒號）歇鞍在地底（言下閣道而少憩也）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魏武帝苦寒行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汝一作尔謂為妻子所累也）

五盤

五盤雖云險謂棧道盤曲有五重也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道一作閣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言可避亂也水清至多魚家語入官篇水至清則无魚甫因所見而反用之也好鳥不妄飛陶淵明詩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若也野人半巢居享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謂安慶緒尚熾陜洛也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陶淵明詩吾亦愛吾廬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按地理志施州清江郡春秋巴国之境七国時楚国巫郡之地隋煬帝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唐爲施州領清江縣清江水自龍門鎮西下兩傍山壁立无一尺平地長風駕高浪高一作白浩浩自太古浩〻皆讀上声水貌危途中縈盤一作危途縈盤道仰望垂線縷喻閣道之細也滑石欹誰鑿諸葛亮招蜀鑿石架空爲飛梁閣道浮梁

裊相柱［柱誅縷切蜀謂以木為橋梁也方言曰舟謂之橋梁郭璞曰即今浮橋也］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作過飛雨渭石之欹浮梁之裊皆難行之地故目生眩頭生風矣］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言經此險惟恐其墜不敢自保百年之壽也］飽聞經瞿塘［瞿塘峽在峽州］足見度大庾［大庾嶺在虔州］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數其所切計也瞿塘之峽大庾之嶺雖為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謂反照也］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江文通詩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石櫃曾波上［曾與層同謂閣道臨于層波之上傍有石形似櫃也］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暝色帶遠客［謝靈運詩林靜帶暝色］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迹信甘孱懦嬰［孱鉏山切懦奴卧切孱懦弱也］不獨凍餒迫［甫感此絕異之迹亦傷為妻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優游謝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放浪陶彭澤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乃賦歸去來吾衰未自由由一作安謝爾性有適有一作頗一作

所謝靈運陶元亮優遊放浪无所繫滯今甫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

桔居質切穽字記龍州濟順廟本張惡子戰死而廟存唐書云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見於利州桔栢津則知桔栢屬利州也王洙云桔栢乃文州嘉陵二江合流處也余按地理志文州古氐羌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蜀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鍾會伐蜀姜維來請備陰平橋頭即此渡也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青冥高遠之貌言嘉陵二江合流之津駕竹為橋以渡之也竿

濕煙漠漠一作竹竿濕漠漠江永風蕭蕭戰國策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連笮

動嫋娜笮側格切娜乃了切娜奴可切梁益記笮橋㮃叢之廿以竹索為橋亦名繩橋征衣颯飄颻

急流鴇鷁散鴇博抱切鷁五歷切水鳥或謂鴇鷁喻舟舩因急流而散乱之也絕岸黿鼉

驕或謂黿鼉喻橋梁也橫絕於岸而驕壯也西轅自茲異謂整轅西向成都也東逝不可

要要與邀同謂東行可以下渝合二州也高通荊門路謂荊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判矣盛弘之荊州記郡

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闊會滄海潮孤光隱

顩眄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胷謂无物可以冩憂也前登但山椒登一作路山椒謂山脊无草木也釋名山頂曰冢亦曰椒爾雅土高四墮曰山椒謝靈運詩稅駕登山椒

劒門按地理志劒州劒門縣在川東北五十五里有梁山亦名大劒山有萋維拒鍾會故壘有劒閣即張載作銘所蜀都賦緣以劒閣刈嵎林往劒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皆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蜀之險隘蜀王之先從開明上到蚕叢積三万四千歲至秦惠王時始与中国通李特送流人至劒門箕踞四顧大息曰劉禅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割據華陽国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劒閣道酈元水經注曰大劒戍至小劒三十里連山絶險飛閣相屇謂之閣道柳宗元銘并路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

惟有天設險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国劒門天下壯門一作閣言山石廉利如劒乃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連山抱西南石角在北向此言地形勢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劒門負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内之義也兩崖崇墉倚言古有一山之高也詩其崇如墉刻畫城郭狀謂城郭依山以為固如刻畫然一夫怒臨關關一作門百萬

未可傍傍一作仰傍近也蜀都賦一人守隘万夫莫向張孟陽劒閣銘一人荷戟万夫趑趄珠玉走中原珠玉陳鮑皆依玉帛岷峨氣悽愴岷謂青城山在成都之西峨謂峨眉山在成都之西南路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書柔遠能迩職貢道已喪蜀舊為西蛮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声不聞乎中国未嘗貢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遂修臣職以貢奉中国雖然職貢而太古淳朴之大道已喪矣力秦之鑿二山之氣為之断絶可令人悽愴是以玉帛始走献于中原矣至今英雄人高視見覇王王于况反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謂公孫述刘備之徒也吾将罪眞宰荘子齊物論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意欲鏟疊障鏟楚産切平鐵也後世英雄之君視其險阻不免并吞割據竭力戦闘雖肯廉遜而不争乎如公孫述刘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乗中国有乱起而據之原夫争端皆由眞宰自剖判以来有此危峦疊障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甫将欲罪彼天工而鏟其險阻也恐此復偶然臨風黙惆悵黙一作黠恐當肅宗中原未平之日偶復有為割據之禍者是以臨風惆悵而黙為国家之慮也

鹿頭山唐地理志鹿頭山在漢州徳陽縣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唐高崇文擒刘闢于此亦有関以

鹿頭何亭亭（鹿頭為名 亭亭高貌）是日慰飢渴 連山西南斷 俯見千里豁（甫望成都如飢渴之欲飲食及至鹿頭山已斷絕下視成都沃野千里豁然得慰其飢渴之望也）遊子出京華（子甫自謂也作客京國）劍門不可越（張孟陽劍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仞）及茲險阻盡 始喜原野闊（甫自京華至秦亭自秦亭來度成都山鎮重複險阻最難若恐中宗秦隴不講較勝翻之險以及于此得勢平闊而喜也）之殊方昔三分 霸氣曾間發（閒居見切昔據蜀三分天下切備據此一方以建霸王之業）天下今一家（謂唐宗中興天下已一家矣記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雲端失雙闕（雙闕闕天子之宮也以天下為一家皆為臣屬故所謂雙闕天子之闕不設見矣或曰雲端雙闕有以劍門塞關之險果何用哉）悠然想揚馬 繼起名硉兀（硉兀即屹硉兀高貌）有文令人傷（文依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有文章甚不遇用於漢庸全此追思二子亦若已之不遇其時也）何處埋爾骨（左氏傳吾收爾骨焉）紆餘脂膏地（紆餘屈曲貌言成都之地肥沃也）慘澹豪俠窟（謂此地出豪俠之士負材氣以相助之資雄也郭璞詩京華游俠窟）杖鉞非

老臣宣風宜專達此州最為雄衝非得老臣宣布天子之風化得以專達其事不見制於朝廷安能鎮此乎冀公柱石姿冀公乃僕射冀國公裴冕也冕志略勳傳宰相國之柱石論道邦家活周官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斯人亦何幸公鎮餘歲月是時冀公以三公論道之職復有柱石之才尹鎮此邦已餘歲月矣乃成都之保聿用喜遇之故有斯人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子美初來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也

翳翳桑榆日桑榆謂暮景也桑榆乃桑柘之木喻老年將衰杪也陶潛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顏延年秋胡詩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照我征衣裳日薄桑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而不能久照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阮嗣宗詠懷詩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成都偏在西故云一方古詩各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言非故鄉也曹植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未卜見故鄉故鄉謂長安也大江從東來遊子去日長去日黃魯直作日月曾城填華屋曾与層同填陟刃切完也或曰填音田備也言豪家多也淮南墬形訓崑崙墟中有層城九重季

冬樹木蒼言地煖草木不凋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發同谷赴劒南至是月方抵成都也喧然
名都會前漢地理志此一都會也吹簫間笙簧間居見切一作奏言其俗樂也信美
無與適此邦信美矣但甫自恨无所歸往也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
梁冀知已者有所利濟也張平子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鮑昭登郪東岠詩四望極川梁鳥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鳥雀雖微物夜各有歸於巢而甫者不得歸中原傷已鳥雀之不若也初月出不
高喻肅宗初即帝位也衆星尚爭光喻前史思明之徒尚與天子抗衡也自古有羇旅
我何苦哀傷自古賢聖之不遇如孔子孟子之流託迹侯国所不能免況甫乎此乃自寬之辭辭裴冕尹成都甫
是以卜居於浣花里也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時出碧雞坊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按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又後漢南蠻傳越巂郡青蛉縣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土引而有青白幾日金形以馬碧形以雞也西

郊向草堂裴冕鎮成都爲甫卜築草堂於西郭浣花溪上市橋官柳細後漢公孫述傳述募敢死士五千配延岑於市橋擊破吳漢注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沖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成都記市橋水中有石犀華陽国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也酈元水經注益州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寰宇記市橋在益州之西漢舊州在橋南因名焉江路野梅香市橋江路皆草堂所經之地也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檢或作撿非是無人覺來往竟一依競或又作与踈懶意何長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崔公漪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崔必好飲故以醉爲戲也謫官樽俎定常開官一依居俎一作酒九江日落醒何處九江在潯陽郡按荊州記江出岷山其源若甕谷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湔江縣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初在犍爲与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与洛水合東北至巴郡与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与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与沔水合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蠡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潯陽記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漢武帝至九江郡鄭卬云九江禹貢在荊州一柱觀頭眠幾回一柱觀在荊州按渚宫故事宋臨川

王義慶代江夏王鎭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十道志一柱觀荆州羅公洲臨川王起泉梁卒一柱麟角類言江陵臺甚大唯有一柱泉梁共之梁劉孝綽江律寄劉之遴詩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可憐懷抱向人盡言傾懷以相待也欲問平安無使來使所吏切從命者故憑錦水將双淚好向瞿塘灩澦堆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也荆州記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爲水則

卜居

乾元二年歲在己亥冬暮甫至成都明年改元上元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劒南節度使右揆冀国公裴冕爲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詩所謂主人爲裴冀公或以主人爲嚴武非也草堂在江上錦官城西万里橋左浣花溪前按集有寄題江外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宝應年是也

浣花流水水西頭流一作之主人爲卜林塘幽並見題注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崔豹古今注蜻蜓一名蝴蝶色青而大者是也一雙鸂鶒對沉浮臨海異物志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常在溪中无毒氣東行萬里堪乘興蜀有万里橋在浣花溪東昔諸葛孔明送吳使至此

日万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也須向山陰上小舟山陰縣名語林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興撐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乃一作及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黄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无破塊然飄風暴雨有害於物非所謂好雨也故子美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无声為佳矣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蜀城人以江山明媚錯雜如錦故呼為錦官城梁簡文帝賦得入落雨詩漬花枝覺重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孫權傳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門前小灘渾欲平灘一作灘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鸕鷀鸂鶒見水多而喜公語之以与汝曹俱眼明則可謂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古詩云兩目增双明是也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禁當蜀之俗語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以出飲之故其家所獨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蕊裹江濱（裹一作裏）行步欹危實怕春（實一作獨）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理白頭人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梁益記少城張儀所築左思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生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盞一作鐏揚雄傳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焉）喚取佳人舞

繡筵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映一作愛

黃四娘家花滿蹊蹊一作溪非是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即欲死愛一作有欲一作索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蕊一作蘂

江頭五詠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顧愷之詩麗春絕衆卉）少須顏色好多讓枝條賸（賸與剩同）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可貴重）一作希如却怕有人知

梔子（本草云梔子一名木丹陶隱居云梔子翦花六出剖房七道）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相和紅取風霜實（名山志樓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謝宣城詩有美當揩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水綠君家無曲池梁簡文帝詩云素花偏可愛的的半臨池）

鸂鶒（前注）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堦前一作庭前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群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以白茅覆屋也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歷攷諸韻皆無榿字惟蜀中多此木詞之蜀人相傳以爲丘宜切按王荊公絶句所謂濯錦江邊木有榿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蜀中記玉壘以東多榿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按集公有憑何少府覔榿木栽詩云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是也籠竹和煙滴露梢籠力鍾切蜀有竹名鍾龍暫止飛烏將數子止一作下古今注烏孝烏也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惰一作慢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蜀相

諸葛武侯廟在錦城西南漢晉春秋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本傳亮躬耕

隴畝好為梁甫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往乃見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册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先主於永安疾篤召亮屬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勑後主曰汝与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諸臣以天下之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与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二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魏鎮西將軍鍾會至漢川祭亮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趙清獻公玉壘記曰武侯祠古柏孔明手植柏集公有詩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正所謂柏森森也華陽国志成都西城故錦官錦工織錦濯江中乃鮮明他江不如蜀之錦江魚遊能鮮明錦綵蓋濯錦以魚浣布以灰故公詩用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錦官舊地志州縣誌官織官橋官一曰蜀城江山明媚錦華如錦曰錦城一曰錦織人貢曰錦官城映堦碧草自春色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空一作多此皆傷其人之不見也詩曾頌懷我好音古詩黃鳥鳴相

追攻三弄好音王僧達詩勝園流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庾亮表頻繁省闥出摠六軍餘見題注兩朝開濟老臣心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曰後主也亮表云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出師未捷身先死捷一作戰見題注長使英雄淚滿襟諸葛制八陣圖欲合一天下未及出師一戰而死故英雄之士皆傷悼之向使亮未死則吳魏豈能保有其土地者哉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謂有脚疾也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詩寘之河之干兮注干涯也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有客

患氣經時久謂有肺疾也臨江卜宅新謂結草堂以枕浣花溪也喧卑方避俗古詩喧卑厭俗居疏快頗宜人江摠詩山谿自疏快有客過茅宇呼兒正

葛巾諸葛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言蔬不多為客小摘又見其重客也物貴微出於力之所致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白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謂結草堂于浣花溪上无塵俗之氣也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落一作墜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賒遠也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晉葛洪傳洪自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号曰葛仙翁其練丹秘術悉得真訣以年老欲練丹砂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之洪曰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帝遂從之

梅雨江南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南京犀浦道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以蜀郡為南京犀浦乃成都屬邑成都記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厭水怪因以名縣今本犀作西非是四月熟黃梅周處風土記夏至雨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黦釋雅江湘二浙四五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湛湛長江去沉講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冥冥細雨來楚辭屈原九章雷填填兮雨冥冥隋煬帝江都夏詩梅黃細雨麥秋

橫掘葉蘭上二江水平芋灰踈易濕謂以芋灰覆屋也雲氣務密難開竟日蛟龍喜蛟龍以水脈故喜也廣雅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外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龍屬也盤渦與岸迴渦烏禾切盤渦乃水之蟠聚而回洑者故与岸迴旋也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頽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二上有市風俗通云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也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地僻嬾衣裳櫸柳枝枝弱櫸許居切字正作柜櫸柳唐顧陶作楊柳枇杷樹樹香樹樹唐顧陶作對對鸕鶿西日照曬翅滿魚梁此詩樂田舍在清江之曲草深地僻无干戈之亂又有櫸柳之木枇杷之果可以棲息鸕鶿水鳥能捕魚曬翅在於魚梁之間而无驚擾也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床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尒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拔一作扳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清江栢浣花溪也 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來一作歸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棊局爲一作成東晉李秀四維賦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 稚子敲針作釣鈎此甫言江村之居得与老妻稚子適情乎其閒以自樂其清幽形之詩皆寓意於草木鳥獸之類不必別為曲說以肆穿鑿託按集公有進艇詩一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亦江鄉之樂也東方朔七諫篇以直鍼而為鈎兮又何魚之能得 多病所須惟藥物一作但有故人供藥物一作但有故人分祿米 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无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内蜀王本紀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置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名曰石犀里劉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也或謂甫止言三犀豈甫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江南命曰犀牛里酈道元水經所載後轉犀牛一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至肩迄今蒙福自古雖有厭勝法厭壹涉切漢高帝紀注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天生江水向東流向一作須襄陽白銅鞮歌漢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蜀圖經張儀築少城在大城西成都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因王与豕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今年灌口損户口灌口一作灌注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

祠祠西有李冰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濫口古所謂天彭闕也

此事或恐為神羞 李冰刻石犀以厭水精立石人与江神約人蒙其利以厭勝之術然此術雖古有之亦不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於溢李冕謂王道正則百川理皆有石犀能使水循理耶蜀人誇此事傳於千載之下謂水果不能近張儀之樓以水与江神要誓其言有微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羞也必不然之謂也書武成无作神羞

終藉隄防出衆力 終藉一作捉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 三犀當作五犀 缺訛只與長江逝 然先王於旱乾之時必興工作為隄防以禦其災此正道也彼石犀之說詭怪不經果不足与語人事之修其鄙陋不足信矣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 瘵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變理之則自无洪濤之災矣晉木華海賦昔在帝媯巨唐之代天綱浡潏為彫為瘵洪濤瀾汗万里无際

安得壯士提天綱 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曦

再平水土犀奔茫 水土平治犀之怪誕可捍濟道不敢論亂于有道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韓國忠為政致有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體蹙名者乎甫託意點之

石筍行 蜀圖經石筍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基皆成 以珠宝飾之為一代之勝槩後遭兵火而廢或

遇夏秋霖雨里人措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葛亮命掘之術觀方驗側隱其旁有篆字曰蚕叢氏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横理連接鐵其中歷代故不可毀後鐫四字曰獨歟獨鑄時人莫能曉推孔明默悟斯旨令左右書之後主李雄召丞相范賢詰其所曰再摇而詳之賢議曰然獨字四其理各有所主文子歲獨字可記主其水灾寅卯歲獸字可記主其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其火災申酉歲鑄字可記主稼穡充溢民物富瞻悉以年事推之屢驗符響又云蜀之城壘主隅不正以景測之石笋於南北爲定經所偏斜按石笋在橋西門外僅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陌一作街蹲徂尊切路也杜光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五十步有石笋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顧注古老相傳是海眼老一作來又作遂苔蘚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繫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年車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屢矣此亦其異者固有海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邦之摳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四

方之人有求覩若則奇而怪之兩多往往得瑟瑟按張揖廣雅瑟瑟碧珠也蜀都故事石笋有真珠樓基址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墮地今有基址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沙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或有細孔可以綵貫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墓一作冢立石為表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夢五丁立大石高丈餘重千鈞為墓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駭奔詩駭奔走在廟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成都以老相傳天以是石笋鎮海眼每遇雨過往往有小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台紋理瑿兼為彼壽所當之甫用意謂此石以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緣飾謂為海眼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妖媚天子蔽覷聖德遂使政化錯繆失大国家之大躰而已晏然處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傾危乎此詩誠祿山国忠以數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寶末年之禍然其興辭寄語君子所當致察石笋之擅虛名後世不審其由驚奔以祭之請有神靈以厭水災儻非杜甫高識明其不然欲得壯士擲棄天外使人見其本相不至疑惑幾何不淪亂天下如祿山國忠之所為乎向俾玄宗有杜甫之先見斥逐二人投之遠裔則天寶之禍庶其息

矣或曰此詩作於上元元年是時李輔國以内小臣而連結張后肅宗信任之擅權之迹甚彰故甫因賦石笋而譏李輔國也

杜鵑行

華陽風俗録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鳥声哀而吻有血古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声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 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子規鳥一名鵑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於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弃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主皆爲賊所戮殲豈非杜鵑化而似老烏之比乎餘見題注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雛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

月五月偏號呼聲号平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詳觀此詩蓋爲明皇感歎者也杜鵑蜀帝也國亡身死怨而化爲杜鵑鳥毋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爲哺飼其子常以四五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爲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若訴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爲禽耶記言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国謀遷之于西内由是明皇悒怏不得意而崩其亦不免於迷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然甫之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作前去一今年開州殺刺史鮑欽止云崔盰傳所書山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入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道之反有秉乱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郎古云步將吳潾殺渝州刺史刘十以反拉毆斬討平之又部辛瞿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羣盜

相隨劉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而起虎狼喻盜賊也劉甚也甫疾其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盩厔十道志駱谷道山西南界入洋州路自說二女齧臂時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世說趙飛燕姊弟少貧餓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迴頭却向秦雲哭秦雲一作青雲一作雲山師古太椒山亂百姓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餓困蜀亂勦書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殺前兵馬雖驍雄驍堅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殺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弔其民秋毫無擾時天子命監瓘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侵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殺前之兵擾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備敘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字季真夷曠誕放自號四明狂客號爾謫仙人孟棨本事集曰李白自蜀

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極口號爲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盡醉而歸筆落驚風雨驚一作聞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作墓碑曰賀知章見其烏棲曲歎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知章言白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爲調羮召供奉翰林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帝嘗召白爲樂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龍舟移棹晚明皇泛舟于白蓮池召白作叙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獸錦奪袍新獸錦謂錦織成獸文也白外傳白作樂章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白日來深殿李陽冰草堂集序天寶中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于金鑾殿青雲滿後塵言士大夫多居其後蓋白之驟遷也乞歸優詔許天寶中白爲高力士所譛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遇我宿心親甫與白有夙契故遇之相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又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是也未負幽棲志言欲隱也兼全寵辱身言白初蒙寵眷今被譏辱是故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眞醉舞梁園

夜言白昔与甫同游梁也時与適游汴州酒酣登吹臺懷慨懷古按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園故址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悦游於

兔園是也行歌泗水春言白昔与甫同游山東也才高心不展言其才大而難用也道

屈善無隣言其道否而不遇也處士禰衡俊言白之俊似禰衡也禰衡傳黃祖長子射時大會

賔客人有獻鸚鵡者射李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无加點諸生原憲貧言白之貧如原

憲也莊子襄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稻粱求未足言祿未充其志反遇讒謗故傷之也意苡謗何頻意於

記切苡養里切本草文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援征交趾載意苡種還人譖之以爲明珠文犀按此言承王璘反而譖者以白爲參爲

而与謀故甫取諭白之遇讒也五嶺炎蒸地白被著流夜郎地与廣南五嶺相接故云炎蒸南康記大庾嶺桂陽

騎田嶺九眞都龐嶺臨賀萌渚嶺始安越城嶺是爲五嶺蘇軾指掌圖曰五嶺自衡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瀕海之地古荒服秦置

三郡漢分九郡日南珠崖皆在此地焉三危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三苗之竄爲比幾年遭鵩

鳥白之遭巽故比之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爲賦以自廣獨泣向麒麟白之不遇故比之孔

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何法盛徵祥記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牝鳴曰遊聖牡鳴曰歸和蘇武

先還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握節不屈而還漢此以武比白則先還也黃公豈事秦黃公四皓之徒避秦隱居上洛商山此以黃公比白之不從永王璘也楚筵辭醴日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而辭行也梁獄上書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匡廬間緣永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坐事下獄畫其罪鄒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鄒陽遂從獄中上書也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蘇武黃公穆生鄒陽取以為法必不累於永王憑誰將此義為之陳列于帝前也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言白之才器當蒙上知而恩波頻隔不與白雪明其罪故甫欲乘槎為之問天何斯人之不遇若是乎博物志張騫乘槎到天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何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是也

狂夫唐舊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真所謂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一或作新百花潭水即滄浪成都記杜甫外別業在百花潭外其水清可比之滄浪也風含翠篠娟娟靜翠篠謂竹也雨裛紅蕖冉冉香裛於汲反紅蕖謂荷也厚祿故人書斷絕識交態絕薄也恒飢稚子

色淒涼欲填溝壑唯疎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狂甫之見斥於朝廷以疎狂故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爲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窻坐或作卧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帶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況甫於老妻稚子乎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羊衒之洛陽伽藍記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爲君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宋玉招魂胹鼈炮羔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潭卽百花潭也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照夕陽也長路關心悲劍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劍閣棧道險阻之難行也梁益州記劍門山勢連絡限蜀爲阻片雲

何事傍琴臺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処片雲甫言蹤跡无定如之何也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与文君昔賣酒處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蓋以響琴也王師未報收東郡東郡今渭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城闕秋生畫角哀至德二年升成都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洛言長安与洛陽也賦客指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作賦客而已昔山濤與阮籍為神交謂不能形跡以神交而已班固幽通賦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力畫望鄉臺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衰疚江邊卧親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明府甫盡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稱辭滿謂任滿辭去也前漢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藏身方告勞言乞養閑也詩不敢告勞青錢買野竹趙傁云青錢蜀人之語謂見錢也白幘岸江皋岸幘謂額其巾也以示頹散劉琨岸幘大言意氣自若愛酒晉山簡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鎮襄陽惟酒是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能詩何水曹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也梁何遜字仲言沈約愛其文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仕梁爲水部員外郎文章與劉孝標並見重於世謂之何劉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屧悉協切屐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栗一作粟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總馴擾也秋水纔深四五尺纔一作雖野艇恰受兩三人艇別本作航黃庭堅作艇音平声方言艇小舟也白沙翠竹江山暮山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甫自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四一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公因避亂入蜀也草木變衰行劍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阻絶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安史巢穴也乾元二年十月李光弼又史思明

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爲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宜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河陽王思礼代爲河東節度使是時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礼已薨也幾時通薊北謂平安史之乱當日報関西謂長安以西也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招原有招魂篇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鮑欽止云段子郎廣州段功曹也楊五長史蓋自桂從廣段子從之

五嶺皆炎熱前漢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顔師古曰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嶺焉

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桂陽騎田嶺九真都龐嶺臨賀萌渚嶺始安越城嶺是爲五嶺

宜人獨桂林 史記秦紀始皇略地爲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郡本秦桂林郡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禺即今之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從嶺以南際海尽有桂樹惟郴象州最多

梅花萬里外 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万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是也

雪片一冬深聞此寛相憶爲邦復好音 言邦人稱美之也詩魯頌懷我好音

江邊送孫楚 此指言叚子也晉孫楚嘗爲驃騎將軍石苞參軍故以比之也

遠附白頭吟 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有終多喜新而厭故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其後遂入樂府

逢唐興劉主簿弟 唐志唐興屬遂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宝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末與刘分手別後絕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擾未安所止也時祿山陷兩京唯蜀偏遠獨無恙也

劒外官人冷 言主簿之仕於劒南爲冷落之官也唐劒南道者禹貢梁州之

域梁州自劍閣而南爲分益州是爲劍南道也關中驛使疏言關中驛使往來之罕而無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關中者秦川西以閩隴爲限東以函谷爲界謂之關中唐關內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盡其地矣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今主簿輕舟下吳會以赴任所故用有此戒之吳當南北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荆棘迪乃從縉劒外縉爲郎度蜀州盖在高適之後按王維文集中裴十秀才迪是也能詩與維最善餘見前王中允詩題注

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恨言秋木枯僵也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揺落而變衰登臨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增品第四以貳尚書之職老夫貪佛日佛一作貴非是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善淨無垢離諸塵翳無上佛日大光明普照又

一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佛日輝耀放于光明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鍾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返照夕陽也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闃古鶪切闃寂倂靜也易闚其戶闃其無人注闃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委曲也知君苦思緣詩瘦思去聲太向交游萬事慵李白有戲贈甫詩借問年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臨至輒有双鳬從東南飛來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或曰即古仙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南太史公甫自謂留滯也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神僊方有數以王喬有神仙之方故用比王明府也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偏其芻秣鷹愁怕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甫自謂飄蕩旅寓如病驥

之足跂然鷹之怕龍皆明府之高義有以言爾我也高出乎万人之上矣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郭時節也言西南寒暑不正有異中土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猶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通按春秋左氏僖三十年傳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行李使人襄公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蓋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李也注李獄官也乃知古昔以李為理明矣窮愁豈自寬豈一依有用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問以寬其愁故繼有致稻粱之語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言時值久雨鴻鴈自況艱於致稻粱也

寄賀蘭二銛銛息廉切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明皇時承平日久任用蕃將以邀邊功遂致祿山震蕩天下也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曹子書已成老翁但未白

頭耳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 異域他鄉也古詩與君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壬寅大赦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又按唐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荆州爲南都號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不敢斥天子故以黃屋言之然胡馬紛亂天下蒼生未蘇於此時又勞民動衆以建荆州爲南都非急務也 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 東人言自荆州以東兵革未息不務拯其難是失東人之望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 其如西極存 西極指荆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謂西極指鳳翔府之西都亦非也時明皇在蜀 時危當雪恥 雪洗雪也恥國恥也 計大豈輕論 甫謂建都之議無益而空設耳按肅宗以呂諲爲荆州長史因謂以荆州置南都而從之於是荆州號江陵以諲爲尹 雖倚三階正 謂肅宗即位三階不爲不正矣 按東方朔傳發陳太階六符應

劭曰太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太平終愁萬國翻

時三階雖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禍根猶存終必亂覆万國也崔遠詩萬國尚亂驅牽裾恨不死甫根不能

劾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按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不可毗曰陛下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

入内毗隨而引其裾漏網辱殊恩甫用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欲終罪甫以張鎬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漏網

之殊恩也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永負漢庭哭言羣臣無爲賈誼慟哭以陳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賈誼

傳誼上疏論政事曰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遥憐湘水魂言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而死甫之貶逐何異於原

是以無由諫於帝也按楚辭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䟽原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讒言迁原於江南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汨音覔窮冬客劒外隨事有田

園甫客居蜀傳有田園可耕以自給也風斷青蒲節言衰老如蒲之柔脆也霜埋翠竹根

言自守如竹之不變也衣裳空穰穰穰汝兩切衆多貌關輔久昏昏久一作遠閑中

有三輔左扶風右馮翊与京兆尹皆言賊紛擾衣冠之士雖多皆不濟其危亂也願住長安日願住一作駐

刘昭幼童傳晉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乱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帝幼而聰哲荅曰日遠

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宴會再問之明帝又以爲日近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光暉照北原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无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爲南迁之計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謂之行軍司馬也交新徒有喜言交情愈久而愈新也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公拍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軟求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安一作夜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産酒後耳熱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青門瓜地新凍裂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余謂豆苗荒穢瓜

地東裂甫養生之資復何望焉鄉里兒童項領成項領成言其長成也以喻強臣悖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甫疾後生晩進強項不遜於甫羞視朝廷禮數之疏遂致鄙弃擲不同往時相嚮慕也比責若輩之辭也飢卧動即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昔董威輩衣百結之衣君不見空墻日色晩此老無聲淚垂血無聲吞聲也詩鼠思泣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